



太阳还没升起来，谁家屋里已隐隐的有响动。先是谁窸窸窣窣的穿衣声，再是谁咻咻的干咳声；然后是轱辘绞着并绳发出的吱扭声，风箱拉动的啪嗒声。然后，一缕缕炊烟从一个个烟囱升起来，一丝丝柴草味儿粮食味儿在清凉的空气里散开来。有鼻子尖的抽一抽鼻子就感叹，说狗日的谁谁家日子过得就是美，今个保准又吃白蒸馍呀。

可能还真的让他猜对了。只不过有可能冤枉了这一家，因为这一锅白馍也是寻摸了好久才蒸的。

面是先一天晚上就发上的，软塌塌的上面布满了马蜂眼。女人叮嘱男人烧着了火，摊开了发面往上面撒碱面，完了再又添些面粉揉啊揉。揉得面团不粘手，揪下一小块捏成团，吩咐男人放在灶间往熟烤。偏偏有时候男人粗了心，只顾着添柴搭碳猛地地烧，只听着女人吊着两手面站在案边喊，快取出来，取出来，迟了小心烧成黑焦炭了。男人哦一声，停了封箱，拿一根树棍在灶间拨，瞅准了伸一只手进去飞快地捏出来，这手倒到那手，那手倒到这手，嘴里噱尔哈儿地直喊叫烫烫烫。女人在围裙上擦着手，从男人手里接过面团先嘟起嘴儿啧啧地吹，吹得不烫了掰开面团放在眼前看，又放在鼻子前闻，末了说好看哩，好着哩，碱合适，面也旺，你快抓紧了烧开锅。男人于是加了柴火添了碳，风箱拉得啪嗒啪嗒地响。

女人在案前更麻利，揉好的面团搓成胳膊粗的条，拿了菜刀当当地剁；剁成一般大的面块子，又一个一个按着在

案板上揉，揉成一个一个圆型的，摆放在篋子上等锅开。一般是，馍揉好了锅正好开，女人盖上锅盖一股子热气腾起来，女人两手提着篋子在雾气里往锅里放。放好了，又拿来一块早已包好的磺叫点燃，看着蓝色的火苗子弱弱地升起了，顺势往一个馍上摞下去，盖了锅盖然后招呼男人大火烧。

风箱于是拉得逾紧，火苗子窜得逾高，呼呼地舔着锅底，窜出灶膛，映红了男人女人的脸。很快的，锅盖周围腾满了气，有淡淡的硫磺味，麦香味飘散开，飘到鼻孔里，吸到肚子里，便有一种彻骨的舒畅在脸上活泛了。气要圆。女人对男人说，火可以慢些，只要气要圆就行了。男人答应一声哦，就放缓了拉风箱的速度，有一搭没一搭地烧。

半个小时光景，女人说馍蒸熟了，熄火熄火快熄火。男人就停了风箱，站起来看女人掀开锅盖把一篋子蒸馍提出来往案上放。刚出锅的蒸馍白生生，热乎乎，软嘟嘟的，惹得人禁不住抬起手一下一下地用指头在上面敲，在上面摞，一按一个坑，手一离开了马上又复原，可爱得恰是娃娃的脸。男人忍不住就嚼口水，伸了黑乌的手掌想去抓，女人啪的一下打开了他的手，说手伸得怎长干啥呀！馍没蒸下多余的，一个留给蛋娃子吃，一个留给他爷吃，剩下的收拾了拿去我娘家看我妈呀。男人讪讪地笑着搔后脑勺，脑子里就冒出了坏主意，掀开了女人的衣襟一边头往进拱，一边嬉皮笑脸地坏笑着，说这蒸馍俺总是应该吃得吧。女人骂说去去去，都不看啥时候了还骚情，小心把蛋娃给惊醒咯。没想到蛋娃

# 蒸馍

■ 王宏哲

刚睡醒，迷迷糊糊听见爹说要吃热蒸馍，就在被窝里奶声奶气地喊，说多吃热蒸馍，我也要吃热蒸馍。两口子于是赶忙都住了手，捂了嘴禁不住偷偷地笑。

……

那年月在村里吃白蒸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是逢年过节了有白蒸馍，家里过事了蒸白馍，其余时间大多是玉米面和好在篋子上摊平了，放到锅里蒸，蒸熟了用刀切成块，一块一块地拿着吃。这在我们村叫耙耙馍，后来知道在城里叫发糕；再好些的是麦面里掺和了苞谷面，做成了馒头在锅里蒸，看着样子像蒸馍，但颜色黄黄的，吃到嘴里不筋道。正因为吃白蒸馍极稀罕，有白蒸馍吃的时候吃的人免不了就显摆。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家书包里喜欢塞零食，大多是红薯萝卜之类的东西。王光荣那天书包里装了一个白蒸馍，下课时取出来跑到院子里一块一块地掰着往嘴里塞，惹得一双双眼睛围着他馋馋地看。王光荣知道大家在看他，笑眯眯地回望着大家，掰馍吃的动作就故意放得很迟缓。这时候不知道从哪窜出一条大黑狗，飞快地扑向王光荣，准确地叼下他手里的白蒸馍飞速地转身跑开去。王光荣张着嘴愣在那，我们大家都张着嘴愣在那。哇，缓过神儿的王光荣禁不住哭出了声，他哇哇嚎叫着去撵狗，我们也尾随着大呼小叫地去撵狗，但那狗很快地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这让我们怅然若失了好久。

再一年，我父亲外出干私活得一些粮，母亲在某个早晨特意蒸了一锅白蒸馍，并叮嘱我们就在家里吃。我记得也不就菜，调一碟油泼的辣子汁，软软的

蒸馍揪一块往辣子汁里一蘸，张了嘴囫囵嚼着往下咽，一时间，麦香，醋香，辣子香混合着朝五脏六腑里散开来，似乎是每一个细胞都陶醉着，每一个毛孔都欢畅着。事后，这一顿白蒸馍被我们弟兄几个津津乐道了好几天，每一次说起来都仿佛余香未散，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大约是几天之后，我母亲拉着一袋玉米去磨面，到磨坊磨信解开袋子一看吃了一惊，说啥意思，你家白蒸馍多得吃不完，放到玉米袋子里往霉里放？我母亲一看也纳闷，一回家就把我们弟兄几个叫一起，问是谁把蒸馍放到了玉米袋子里。我弟兄三个都说没，我母亲气得就操起了扫帚，吓唬说不说实话三个人免不了都得要挨顿打。我二弟这时才小声承认了，说他原想藏起来过后吃，没想到自己却忘了。还没等我母亲动手打，他自己先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说做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母亲当然没有真的动手打我二弟，但我二弟却确实哭得很伤心——许是在心疼那个馍吧。

再后来我当兵去部队，我隔壁一个老汉来送我，说我娃去当兵好着哩，起码把白蒸馍能啞美。多年后我把这话说给妻子听，妻子玩笑说还以为你有多么崇高的的革命理想呢，原来是被白蒸馍吸引着去参军的。我笑着没有再答话，脑子里却满是关于蒸馍的记忆。现在的人大多不再自己蒸馍吃，想吃了熟食店里多的。奇怪的是，那些买来的蒸馍看着比那时的蒸馍要白许多，但却怎么也吃不出当年蒸馍的味道。

## 月亮升起来

(外三首)

林莽

故乡的树有老者的沧桑 少女的婀娜  
那株飘逸的美少年  
以嫩绿的枝杈向我频频挥手  
它又为了谁 将鲜花缀满了枝头

乡野的气息 在青草的汁液里  
在四月一片白色的槐香中  
还有海棠 月季  
指甲草和枣花的清气  
它们环绕的那个曾经安宁的家  
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

那片湖水和枣林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故乡的树仍在少年的心中婆娑  
那些灰喜鹊还在不停地拖动长尾巴  
那些故去的亲人们在相册里微笑  
月亮升起来 照着梦中的故乡

月亮升起来 像一颗



母亲走得早。10年前，经过三番五次劝说才把一人孤独住在偏僻大山之中的父亲说动进城来跟我们一块儿居住。父亲对我购买的高层商品房颇有意见，他说：“住这样的房子，像住火柴盒子，哪里叫家，分明是监狱。不仅没有人气，连鸟语都没有。”他对我们家家户户关门闭户，邻里乡亲搞的跟仇人似得，一家不理睬一家更是恼怒。

为了迁就父亲，我连10多天敞着房门，按照父亲的意思，这样邻居就会来串门。村里的人，总是喜欢群居闲谈的，只要有人，一杯水一支烟或一包瓜子，不到太阳下山，是不会告辞的。而这次，父亲一连几天待在家里，不见一个客人上门。他等不及了，竟然从12楼13楼14楼挨个敲门邀请，结果不难预料，甚至有的人家就没有为他开门。这事对他打击很大。原来城市不是楼房高，而是门槛高。。

穿日子久了，父亲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进城居住后，他看见小区的垃圾桶旁丢满了花花草草的纸箱子塑料瓶子，于是他在小区内干起了捡破烂的生意，引起了保洁员的控告和吵闹。这原本是保洁员的领地，现在闯入侵略者，保洁员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我理解父亲的行为，一个从大山走出来的人，对大地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十分珍惜，一滴露珠一根草芥，都深藏着农村人的体温 and 往昔痛苦的回忆，对这大地上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总是不由自主的介入。

小区里年轻人住户多，大手大脚的，垃圾箱里总是盛满该丢弃和不该丢弃的东西，比如纸箱、报纸、完整的馒头、半瓶酒、崭新的衣服等等，父亲见这些颇为愤怒，在家里朝我批评说，我们“不是吃粮食长大的，这要遭天打雷劈呀”。

我们在丢垃圾的同时，扔掉一些可

巨大而冰冷的泪滴  
我听见了月亮里那把神斧  
砍伐树木的节律

## 月光下的记忆

在这水乡的夜晚  
泪水是什么时候滴出的  
月亮升起来  
逝去的青春再次看见了  
月光下动荡的水面

掠过大漠的风吹过来  
那些哀伤的歌声再一次响起 伴着  
几只停泊在岸边的相互磕碰的船  
记忆的忧伤和曾经的少年空落的情怀

月亮升起来 在水草丛生的荒淀上

多么沉静 今晚 在月光下  
是什么让我又想起了  
那些荒蛮岁月里心愿未泯的惆怅

月亮升起来  
把那么多的影子投在寂静的大地上

## 夏末十四行·入秋

一场小雨就入秋了  
突然想起故乡的井水  
用柏木桶提来的清冽的井水  
在葡萄架下微微地闪动

蝉停止了鸣蝉的长鸣  
暑热正渐渐退去  
月光下的庭院  
微风摇曳着婆娑的树影

入秋了 曾经的若有所失的少年  
绕过村边湖水潮湿的堤岸  
依旧怀想着那些无法实现的夙愿

风吹过故乡的原野  
舌尖轻舔着铅笔尖的微凉  
心中鸣响起雁阵的诗行

## 旧月亮

——戊戌年4月14重返白洋淀

夜风在吹

# 父亲

■ 戴新成

味、羊肉的膻味等。置身于菜场中的父亲满脸红光，与市场新鲜的蔬菜般鲜嫩，充满着对生活的润泽。

在汉河流与城郊结合的环弯处，一片灌木丛生的空地上，父亲揭开了城市种地的生涯。这里原本是属于滨江公园的一部分，在打造沿河风光带中资金链断裂，留存了一大片荒地无人问津。父亲决定要开辟出一块菜地。长满野草与灌木的土地，对于庄稼来说，是一种耻辱，对土地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罪过。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的。

当我看到这块土地时，父亲已经开辟出了大约三分地的规模。锄头铁铲，用厨房垃圾做肥料，土壤是喧松的，敲得细碎，黑褐色的土壤，我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力量和生机。这块土地被父亲划分有序，大蒜韭菜葱辣椒茄子西红柿，这里就是一个微型的乡村菜园子。父亲用手指着不远处，还有菜园子藏匿其间。父亲说，那是另外一个老人的成果，他们，成为城市里的新农民。

事实上，这些菜地是不可能在城市空间存活太久。城市拒绝与乡村挨在一起，乡村有乡村的自由，城市有着城市的法则，城市的空地，点缀的是奇花异草，是水泥与石板。父亲和老人开辟的菜园子，最终在推土机巨大的轰鸣中化为乌有。稍后，野草和花木陆续占领这里，在这些花木身下，是死去或还没有死去的蔬菜尸体，陪他们埋葬的还有老人们的乡土情结。

河岸边空地之梦的破灭，再次打击着父亲，父亲的劳作终将是一场空。城市正在推土机的轰鸣里，以风卷残云般的方式，吞噬着大片的村庄、土地、树木，还有漫天的野草。大片大片的庄稼，在水泥和钢筋的压制下，埋入泥土深处，终究没有钻出地面的机会，在它们的上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厦。这是父亲极其难过的。

吹过的依旧是那片苍茫的水泊  
芦苇在摇 洒向这片漂泊的  
还是那枚照耀过燕南赵北的明月吗

今夜 金星伴月  
天空是有些薄云缥缈  
四月里蛙鼓还在沉寂  
伴我们走过堤岸的那颗亮白的月亮  
为什么有些陈旧  
没有了当年的月色如水  
没有了心的凄清与孤傲

岁月静好  
新荷在月光里  
有一丝片片生了锈色的银箔  
丝绸微黄 旧时的明月照我  
千倾水泊也曾沉浸于旧时的月色  
那些我喜爱的诗人和歌者  
以舒缓的音色铸就了  
那颗我心中的月亮

今夜脚步舒缓 皓首微扬  
柴声吱呀 伴我侧耳聆听  
那颗金星闪烁着  
时光恍然 竟已过了五十年

今夜 我心浩渺  
有如那枚挽了薄纱的旧月亮

故乡在春花秋月里。四季更迭，静静矗立，那是生命来源地。甜蜜回忆，无人能代替。

故乡在一座大山里，搬不走挪不动，快乐地记忆在心里。绵延的山林，葱葱郁郁；潺潺的小溪，欢声流淌；层层的地，金浪翻滚；乡间的小路，蜿蜒崎岖。那一草一木，方圆几十里，那些少年时光，困顿而快乐；那时走读上学，鸡鸣迎接星光；那个埋骨的院子，大婶笑咪咪端着热水，小黄狗随脚摇着尾巴，历历在目。

梦中故乡，让人情感陶醉，笑颜绽放。这样向往故乡，总觉光阴荏苒，似水流年。故乡的农家、院子，一镶嵌在山野间，厚实的土墙瓦房，与山梁相依偎，与草木相融颜，与沟河相链接，清静、优雅、坦然。

清晨，故乡很早，鸡鸣犬吠一阵了，太阳还懒得升起，躲在山东边。雀鸟传来几声掠空的长鸣，天空渐渐明亮起来。公鸡仍在“喔喔”高歌，狗隔三差五“汪汪”叫唤；乡间的路上，有了脚步声和说话声，唤醒了乡村新的一天。夏秋清晨，会有雾气弥漫，把整个山乡笼罩在梦幻般的境界里。空气，格外清新凉爽，慢吸一口，甜丝丝的；长吁一口气，心里舒畅极了。

乡间小路，草木丛拥；房前屋后，竹木林立。那些金竹、斑竹、水竹，椿树、栗树、桂花树，在一阵阵清风吹过时，叶子发出质感的声音，宛如一首美妙的音乐，轻盈在耳旁。不时有瞬间的鸟鸣，高声部插入进来，合奏一场乡间风情曲。

记得，我的故乡，庄稼一年收两季。夏季梯田收割油菜，坡地收获小麦洋芋，秋季收获稻谷、玉米，还有大豆和红薯。记得，仲夏之际，是抢收抢种的季节，丝毫不敢耽误。记得，小满前要育秧，夏至后要立即插秧；芒种前后，洋芋地要间茬套种早茬谷。麦地要在酷暑前后耕种回茬玉米。记得，双抢收种那20多天，天还朦朦亮，故乡人就在“上工了”的呼唤声里起床，沿着乡间小路走向田间地头，开始一天艰辛的生产劳动，忙到夕阳西下、星空闪闪。记得，如果晚了，秋季收成会减少，甚至绝收，乡亲就要遭饥荒。

虽然，那时故乡很穷困，“家”也那么清贫。虽然，那时父亲因劳累成疾，极早离开人世。虽然，母亲承担起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极早苍老而驼了背，没过如今的美好生活，也就去陪伴父亲了。虽然……虽然已过去，那片土地终归是我生生相惜的地方，终究也是灵魂的寄存之处。正如林语堂所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细思此言，无不触动人的内心深处，这便是灵魂的情感——故乡情结。

故乡人，最亲情。他们，淳朴而善良，姓氏个性虽不同，做人却如大山一样刚直实在。那时，有揭不开锅的日子，若一家升起炊烟，没粮家的孩子就会有饭吃。那时，无论谁家有困难，乡亲们都会伸出援手，且不求回报。那时，逢年过节，上坎下屋或一个院子，总是你拿点东西给我，我送点物品给你，情感交流好似一家人。那时，孩子们一家一户的串门，一条河一个山梁的结伴玩耍，是那样天真无忌的快乐。那时，勤劳善良，从小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那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给人生之路打下良好基础；那时，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心存善念，诚实勤奋，至今无愧于心。

如今，耳边乡村的蛙鸣，已经渐渐远去；脑海中山野的景象，也似乎淡淡抹去。如今，欣慰的故乡，峭壁变大道，草房变楼房，挑水变自来，油灯变电灯，“千里眼”、“顺风耳”啥都有了……旧貌消失了，新景就在眼前，这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却是真的回不去了。

然而，能回去的是想念。故乡的山水草木、猪牛猫狗，很熟悉；故乡的父母乡亲、小妹伙伴，很亲切；故乡的田地庄稼、桃李柿红，很可爱；故乡的逢年过节、欢聚团圆，很开心。这些仿佛脑海翻腾，在眼前显现。妻子说我：故乡忘不了，今情记不住，人已变老了呵。我却说：人虽早已阅尽沧桑，可心存风华少年，情溢青春热流。能把少年往事深刻心底，正是年轻的身心呈现；记不住故乡情，才是真正的老了。

于是，我写下：故乡，我想你！情切切，心依依；童真不变，青春不老。故乡，我想你！风轻轻，泪涟涟；泥土人生，生命记忆。故乡，我想你！几时的温暖，快乐的源泉……无人能代替。



旅行者 远村作